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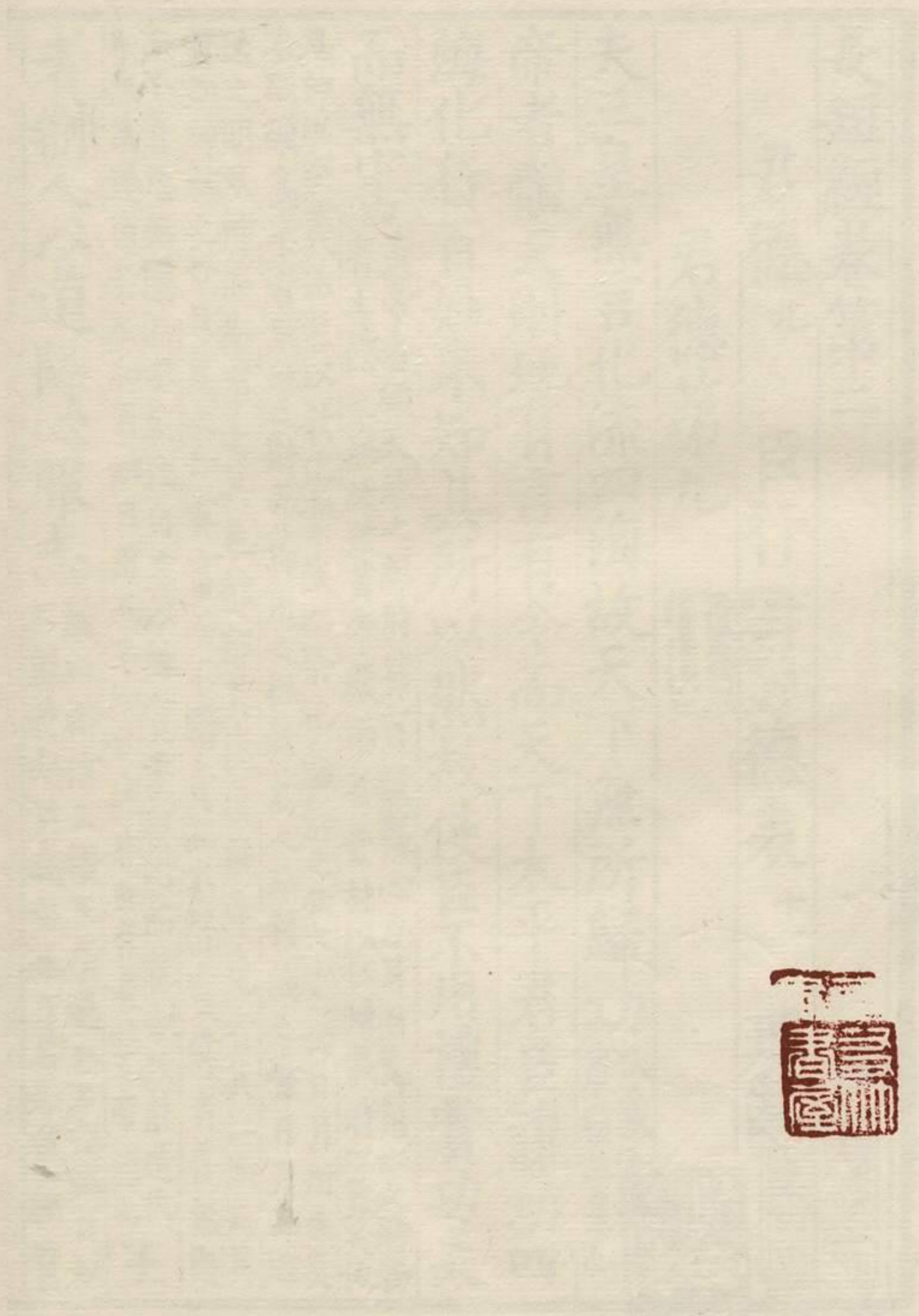
長  
短  
經

二











長短經卷第二

君德九

臣行

德表十一

理亂

君德第九



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

伏羲也 農種三皇也

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

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禮賞功美

而無害

黃帝者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勲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時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顯頌者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

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繫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

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虞舜者善無微

而不著惡無隱而不彰任自然以誅賞委群心而就制故能造御王乎無為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若自有者此五帝德也

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議曰韓信云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實

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諸葛亮曰荆州之人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今將軍誠命猛將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由此言之人心

不服其勢易破故王設矩備表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備而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

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

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殺朴莫若勃躬人革而修焉嶺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則又

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霸主制士以權結士以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三王之德也

信使士以賞信表士疏賞毀士不為用

左傳曰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晉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

帥使欒穀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人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則利人人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

人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信人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乎大蒐以示

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人聽不惑而後用之出故曰理國之本穀戎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



刑與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陰陽成  
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  
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  
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議曰古之理  
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故化之不變而後威  
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  
所貴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義而用威力此可以吞併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或曰王霸之道

既聞命矣敢問高光二帝皆拔起隴畝芟夷禍難  
難遂開王業高祖豁達以大度光武謹細於條目各  
擅其美龍飛鳳翔故能撥亂庇人拯斯塗炭然比大  
德方天威孰爲優劣乎曹植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  
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武業流後

十一

二

嗣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純德行不  
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酷虐之心嬖  
妾被人疑之刑趙王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  
幾移凡此上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斯哉然其  
梟將畫臣皆古今之所鮮有歷代之希覩攸能任其  
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  
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蹈黃中之妙理韜  
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  
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精厄  
會之運躬爾雷發赫然神舉奮武略以攘暴興義兵  
以掃殘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東都爾乃廟勝而



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  
之卒寬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  
馬援一見而歎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  
有義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  
昊之勤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慙  
言行則無穢量事則勢微論輔則臣弱卒能效乾圖  
之休徵立不刊之遐跡金石銘其休烈詩書載其懿

勲故曰光武其優也

昔悅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借湯武之士龍興虎

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魚斷蛇異物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功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斯之謂矣夏正忠忠之弊野朴故躬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

十一

三

可謂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其弊得天統矣孔融曰周武從后穆已來至其身相承積十五世但有魚鳥之瑞至如高祖一身脩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梟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其寬裕又不如高祖虞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漢祖之臣三傑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將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匹於張良韓信者乎然漢祖功臣皆以強威誅滅光武佐命悉用優襍安全君臣之際良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文焉由此言之夫漢高克平秦項開創漢業衣冠禮樂垂之後代雖未

或曰班固稱周六成康漢三言文

景斯言當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遺跡以周召爲  
相化焉厚之氓因積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爲喻  
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羸之弊猶有存者太宗  
體茲仁恕式遵立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  
幾致刑厝斯爲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  
夢懷懷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尚有



慙德

漢文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

弟以德懷之他遂稱臣與匈奴結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

兵深入惡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机杖群臣諫說雖切常假

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人

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或問傳

子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對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

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為仁不在除肉刑矣

景帝贊曰孔子稱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

因密又峻而苛究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于孝文加

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

黎人醇厚周六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漢武

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漢武承六世之

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摠攬英雄駕御

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焉可述方

於始皇則為優矣至於驕奢暴虐可以相亞並功有

餘而德不足

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政文景務在

養人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脩

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

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

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齊斯人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推此而

言之彼漢武秦皇皆立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

國之變漢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

王不疑周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為先後魏文帝

曰周成王體聖考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邵為保

傅呂望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復則相者導

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沉漬玄流而

沐浴清風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

天赫怒顯明歆咎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

金滕之教言豈不暗哉天漢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

長二

四



養惟蓋主相則桀光保無仁孝之質仇無隆平之治  
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  
行與體并在年二十七早知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  
之誠豈將啓金滕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成昭鈞年  
而立易世而化質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  
不獨多也大將軍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寵欲誅之乃詐  
為帝兄燕王旦上書稱光行上林稱蹕等事帝不信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儔歟虞南曰漢宣  
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  
循名責實峻法嚴令蓋流出於申韓也古語云圖王  
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昌  
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固霸朝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

儔

議曰元帝之為太子常諫宣帝以為持法太嚴帝作色曰我漢  
家以霸王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化用害政乎雖以此言之知

其量度不遠然寬猛之制有自來矣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人  
大悅此言緩刑之美也郭嘉說曹公云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  
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嚴刑之當也故傳曰政寬則  
人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書曰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刑平國用中典由此觀之但問時代何如耳嚴刑惡足小哉

曰漢元帝才藝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虞南曰夫人  
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  
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衆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  
鼓瑟吹簫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

乎

議曰元帝多才藝善鼓琴瑟雖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則徐幹中  
論曰夫詳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

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謂詳小事察近物者謂耳聽於絲  
竹歌謠之和目明於彫琢彩色之章口給於辯惠切對之辭心通於  
短言小說之文手習於射御書數之巧也所謂遠數大道者謂仁  
足以覆燾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



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昔魯莊多伎藝詩人刺之魯昭善容儀有出奔之禍由是言之使人主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射如夷羿書如史籀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理乎匡衡諫元帝改政書曰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必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

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 或曰觀僞新王莽謙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

先後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僞人也未

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飭情既盡

而本質存焉復諫自高卒不改寤海內冤酷爲光武

之駭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哀成之際勤必聞色取仁而行違之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業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

奸匿以成竄盜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皇虞復出也乃矜其威詐滔天虐人是以海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發城地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爲聖王之駭除云吳王孫權論呂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固取聞用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駭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而外爲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苛責也此駭除之意也 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

君孰者爲軍虞南曰此二帝皆興復先緒光啓王

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者光武之世籍思亂之民

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爲功老易至如少康則夏氏

之滅已二代矣 羿及寒浞 藐然遺體身在胎孕母氏逃

亡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強近之親遭離亂

之難庇身非所而能躋跡於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



業中興之君斯為稱首

魏高貴鄉公問荀顛曰有夏既衰后相於滅漢之康收輯夏眾復禹之緒高

祖拔起龍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雖美猶為中興漢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

等以爲復上曰少康先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

兆有其謀卒滅兵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

豈能濟斯勳乎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爲人子則數危其

親爲人君則因賢相爲人父則不能繼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

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美

二主凶德誰則爲甚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

梁冀有剛斷之節焉然閹人擅命黨錮事起非乎

亂階始於桓帝古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靈帝

承疲民之後易爲善政黎庶傾耳咸冀中興而帝

龍裝彼覆車毒踰前輩傾覆宗社職帝之由天年

厭世爲幸多矣議曰桓帝問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

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此中主之謂也虞南

曰夫泯江初發其源可以濫觴及其遠也方舟而後能濟元帝之時而

任弘業石顯暨於桓靈加以單超張讓既斃彝倫遂傾宗國其所由

來者漸矣故曰熒熒不滅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嗚呼百代之後其鑒

之哉古語曰寒者易爲衣飢者易爲食曰北錯云夫國富強而

鄰國亂者帝王之資由此言之是知昏亂之君將以開聖德矣

精不競寓縣分崩曹孟德挾天子而今諸侯劉立

德憑蜀漢之阻孫仲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

而立皆肇開王業光啓霸圖三方之君孰有優劣

虞南曰曹公兵機智算殆難與敵故能肇迹開基

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詭不常雄猜多忌

至於殺伏后鴆荀彧誅孔融戮崔琰婁生斃於一言

桓邵勞於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論西伯實非

其人許邵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斯言爲當



劉公待劉章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  
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呂之儔匹臣主同心魚  
水為譬言但以國小兵弱斗絕一隅支對二方抗衡上國  
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其長算肆關張之武盡  
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孫主因歎兄之資用前  
朝之佐不以天險僅得自存比於二人理弗能逮陳壽  
備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狹張輔曰何為其然夫撥亂之  
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諸葛孔明達理知變  
殆王佐之才立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管關羽張飛皆人傑也服而使  
之夫明暗不相為用能為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為之用也況在  
危急之間乎若令立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二傑而已魏  
帝問吳使趙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  
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口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  
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  
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孫策不瘡甚呼第權曰舉江東  
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此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

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陳壽云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 **晉宣**  
計有勾踐之奇人之傑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

**帝雄謀妙算諸葛亮冠世奇才誰為優劣**虞南  
曰宣帝起自書生叅佐帝業濟世危難克清王道  
文武之略實有可稱而多杖陰謀弗由仁義猜忍  
詭伏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鞠獄於何晏  
愧心負理君子不為以此偽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  
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姦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

**儔也**吳張微默記論諸葛亮司馬宣王二相優劣曰漢朝傾覆天  
下分崩二公並遭值際會託身明主孔明起蜀漢之地臨一州

之土方之大國蓋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駟祁山揚然有  
飲馬河雒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  
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則涼雍不 **或曰**  
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

**晉景文兄弟孰賢**魏明帝崩立食子齊王芳遺詔使曹爽  
與司馬宣王輔政宣王誅爽自專政宣



王薨子景王名師字子元代立輔政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輔政殺高貴鄉公立陳留王從陳留王以魏禪晉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吳天下

一統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亂五胡入中原矣 虞南曰何晏稱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早日及誅爽之際智略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見其英圖也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節不虧侯服歸全於斯為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踰時厥功為重及高貴篡曆聰明夙智不能竭忠協贊擬跡伊周遂乃偽謗士彥委罪成濟自貽逆節終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千寶晉愍論曰昔宣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馳驅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

長二

九

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屢距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立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默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駮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人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沉舟三峽木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職人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揚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沉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方岳無均石之鎮開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弥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附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置校傅立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章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卒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樂聲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二里集于中宗元皇帝也

東晉自元帝已下何主為賢虞南曰晉自遷都江左



強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盤石之宗居

上流之要負才矜地志懷問鼎非肅祖之明斷王導

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

群賢因漚澗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則克復中原不

難圖也元帝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後肅祖即位大將軍王敦威震內外將謀為逆帝與王導溫嶠等史計征裏敦敗死也

或曰偽楚桓立有奇才遠略而遂至滅亡何也桓立字敬道父溫大

司馬立傳綜術藝以雄豪自處晉安帝以為丞相封楚王遂禪位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虛己

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擬於暄寒然後百姓樂推

而不厭也彼桓立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弘之大

德值晉末衰亂威不逮下故立得肆其瓜牙以傲倖之

餘而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齊子日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

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來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者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於樂推哉

宋祖誅滅桓立再興晉室梁代裴子野優之於宣武

其事云何虞南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

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凶

曾非己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

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喻也宋

祖以匹夫提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

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禽姚紹於嶠函

剋慕容超於青部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

不捷觀其豁達則漢祖之風制勝曾襟則光武之匹

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為優矣裴子野曰宋武皇帝奇跡多於魏武大德厚於晉宣



拔足行間却孫恩蟻聚之眾奮臂荆郢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駘則  
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查隅  
席卷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友為表裏董率虎  
旅以事中原然後請呼上帝步驟前王光有帝圖謂之義取者也又曰  
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餘耻校動離亂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既  
而嘯命六合規模進取未及踰年坐盜社稷自以名高漢祖事捷魏晉  
思專其侈以翼恭己若王謚桓謙以人望鎮領袖王綏謝混以後進相  
光輝群從兄弟方州連郡民駭其速而服其強無異望矣高祖于時朱  
方之一匹夫也無千百之眾糾合同盟電擊二州未及半旬蕩清京邑  
号令群后長駘江漢推亡楚於匪隙拔衰晉於己頽自軒轅以來用兵  
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  
能若此者乎於是人知依暨而王迹興矣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

賢虞南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割剪  
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  
昏稚故使齊民乘豐宰制天下未踰歲稔遂移龜玉  
緘滕雖固適為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歎鼎社  
傾淪非不幸也  
孝武名駿文帝第三子為江州刺史弟劼既殺逆帝  
與顏竣於江州起義征邵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

子即位盡殺孝武諸子務為彫飾天  
下騷然崩子昱立無道蕭道成殺之  
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為

治世誠有之乎虞南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  
艱難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武帝則留意後庭彫  
飾過度然能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  
明宰相得人於斯為美  
議曰子言備虛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  
是奚為不喪孔子曰仲叔固治賓客祝

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田單  
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厚施  
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惡也故齊侯惡陳氏厚  
德晏子謂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齊襄惡田單  
厚施貫珠者謂襄王曰王不如嘉單之善今日寡人憂人之飢也單收而  
食之寡人憂人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  
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後里間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夫收  
臣下之權宜如晏子及貫珠者昔漢祖疾甚呂后問為相曰曹參可問其  
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  
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宋高祖大漸誠大子曰檀道濟雖  
有幹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  
若有同異必此入也可以會稽處之夫任用賢能宜如漢高及宋祖矣  
宋



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賊殺或傾墜宗社豈歟性頑凶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乎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隔規獻無由多以位升罕由德進此五君者稟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宵人之

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議曰賈生云昔

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師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乃孩抱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備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乃生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欺言視

殺人為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晉惠帝太子適有罪閻纂上書諫曰臣伏念適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高梁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洗馬舍人亦無級黜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君之道古禮太子以士禮與國人齒欲令知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非但東宮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力能得者豈有切瑣能相長益今適言語勃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選師傅置遊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以學行自立者乃涉履艱難名行素立者使與遊處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但通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皆聞善道庶幾可全由此觀之故知太子者選左右俾喻教之最急也

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卒致傾覆何也元帝梁武第七子名

繹為荊州刺史破侯景都荊州為西魏萬紆于謹來伐執帝害之 虞南曰梁元聰敏伎藝才

兼文武杖順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但

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強寇之甘言襲褊心於懷楚

蕃屏宗支自為讎敵孤遠懸僻莫與同憂身亡祚

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棄之良可惜也議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



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知人則無亂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不免於亂矣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筭必能平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虞南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觀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勾踐穰苴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由此觀之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故劉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藝善戰何益哉

後齊文宣帝狂勃之跡桀紂之所不為而國富人豐豈不至於亂亡何也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魏禪也虞南曰昔齊桓奢淫亡禮人倫所棄假六駟於仲父遂伯諸侯宣武帝鄙稔忍虐古今無比委萬機於遵彥保全宗國

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猶存者也議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為墟

何哉鬻子云君子與人之謀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見人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故虞公不用宮之奇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但在用與不用耳苟為不用反貽君譴賢人君子安能救敗亂乎陳武帝起

長二 十三

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以來可方何主虞南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嶠豹變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座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謀長筭動無遺冊實開基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則優矣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為儔乎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舊緝寧遐邇文武制置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咸同書軌率土黎獻全佇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愴萬機荆壁填於內府吳姬滿



於下室仁壽彫飾事將傾宮萬姓力殫中民產竭

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戮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

勦絕廢黜不辜樹立所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也功臣良佐誅剪

無遺季年之失多於晉武一世不永豈天亡乎漢高

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

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叔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之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乃聽之袁紹愛少子尚乃以太子譚繼兄後祖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均長上古之制也願上惟先

代成敗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不從後果構隙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

而家不乱者親猶在也特親不乱失親必亂有言哉或曰王霸朝之略請事斯語矣敢

問歿而作謚及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之耳目其事

奚象對曰古之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

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尊崇斯風替也

久矣昔季康子問五帝之德於孔子孔子曰天有五

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時貨化育以成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行七十二日化生

其神為五帝緯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

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

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句芒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為火正也少

皞配金厲叔為金正也顓頊配水玄冥為水正也黃帝配土后土為土正也帝王

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尚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

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義之普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

水德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為土者四行之主主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



工家尚木色青也

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

及漢之初公孫臣賈誼以為漢土德以五行之傳從

所不勝傳移之傳也五帝相代常從金木水火土相勝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

而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

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

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

之符得天統矣昔共工以水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

非其次故皆不永也以吾觀之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漢為火焉秦紹時耿色曰赤德衰盡素為黃帝以為素舜後舜土德君故勸進焉是知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有自來矣今秦顯頭後水德也故秦為水德焉

以此觀之雖百代可知也

臣行第十

夫人臣萌牙未動形兆未見照然獨見存亡之機得

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

如此者聖臣也虚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

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夙興

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

忠臣也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揚阜豈非忠臣哉對曰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何者矢為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此為忠矣明察成敗

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已無

憂如此者智臣也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

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

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桓範世要

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桓範世要



論曰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怒之以直乎臣有撲駭而辭  
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怒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為上難謗以為國可不  
怒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眾意執法而違私欲可不怒之以公乎臣  
有不曲己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怒之以直乎臣有從大隨而進顯  
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怒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  
介立而見毀可不怒之以勁乎此七怒者所以進善也 安官貪祿

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  
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  
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  
諛臣也中實險詖外自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  
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以欲退則彰其過匿其  
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北者奸臣也智足以  
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於朝廷  
如此者讒臣也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

十一

十六

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  
佞邪隆主於不義明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  
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

臣也是謂六邪

桓範世要論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

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以取諂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子

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殺之是與比  
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  
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以必死爭之異身  
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治位為下大



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  
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其出治之謂乎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馬遷  
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躋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  
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  
而不撓大直若誣道同蟻蚶蓋謂是也

議曰太公云吏不  
志諫非吾吏也朱

雲廷詰張禹曰尸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  
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義云何對曰范曄稱

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害義若義  
重於生捨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或曰然則竇武陳蕃與

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乎范曄曰桓靈之  
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岨  
峴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

長二

十七

情志違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  
恤也以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  
道遠而弥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  
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推乃持世心矣

議曰此所  
謂義重於

生捨生  
可也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范曄曰雍

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東甲請舉  
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  
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  
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  
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  
則未聞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採後袁紹亦与結友及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洪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



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與兵圍之  
城陷謀死議曰戚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或曰季

布壯士而反摧剛為柔鬃鉗匪匿為是乎司馬遷

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塞音

反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

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

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非夫婢妾賤

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復之耳議曰太史公魏豹彭

越雖故賤然以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

敗不死而虜因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

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

而銜去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其功者也又蘭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

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不敢發相如一厲其氣感信敵國退而讓廉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

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

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申於諸侯此則自負

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斯皆士或曰宗穀之賤也見輕庾業

之行已死与不死之明効也

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何如裴子野曰夫貧而無

戚賤而無悶恬夫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

辱身俛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貴騁群雄之上韓

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若宗元幹

無忤於草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宋宗

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客必方丈其為設世稱酈寄賣交以

則要飯穀亦致飽及為豫州請業為長史也其給呂祿也於理何如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

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權呂祿以安社稷

義存君親可也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徐象

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



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  
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衛公  
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  
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  
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者  
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張邈叛太祖迎呂布布執范令靳  
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  
人不敢欺三子之才於君德親優對曰君任德則臣  
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  
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

長二

十九

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  
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錙之覺  
也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  
不同何也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  
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  
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  
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  
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拔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  
仁者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  
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順中

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啗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真使其真貪



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吁何為其然夫霄精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靡顏厲理人所悅也乘堅駘良人所愛也苦心與節人所難也向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制安肯效此口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語曰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盧依山歸秦之眾駭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

長二

二十

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已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已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

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是故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日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籍一戰之勝許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雄雌未決而失信義於天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或曰樂毅不屠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何晏論當矣

二城遂喪洪業為非乎夏侯立曰觀樂生遺燕惠



王書其殆乎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弘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昭之東海屬之華壤我澤如春人應如草思戴燕主仰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

長二

二十一

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變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多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二城幾於可拔則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速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

量也或以樂毅相弱燕破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咸以爲謀謀勝武侯也可乎

張輔曰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高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長嘯俟時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立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能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國中其人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謀弘遠矣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

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遐迩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斷臣立節殆將與伊呂爭睦豈徒樂毅爲  
我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挾三術之略吞六國之



縱使秦業帝可為霸者之佐乎劉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寵不偏疏遠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衛鞅始自以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

長二

二十二

不論也昔周邵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茅甘棠之詩是嘗舍於樹下不忍伐其樹况害於身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乎

議曰商鞅初因

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時時睡後又與鞅語不知膝之過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歡甚也鞅曰始吾說公以帝道而君曰久遠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子孫成事乎吾又說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成也吾又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然亦難以比德於躬周矣昔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及魯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四成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今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於是始霸由此觀之商鞅



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從鞅言孝公過也諸葛商鞅牽於世迫於君不得行其志耳劉以鞅無霸王之術謬矣

亮以馬謖敗於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

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

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

以揚干亂法魏絳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

法何用討賊耶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

豈不宜哉夫晉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

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小

上國而殺其駿桀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

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晉侯使荀桓子與楚戰于邲桓子敗歸而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戰猶鬪况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曰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竟今天或者大誓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不竟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君若之何殺之天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代以周勃功大

霍光何如對曰勃本高帝大臣眾所歸向居太尉位

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

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眾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

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

燕王綰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孝宣任

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叅聲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

効優劣明矣袁盎問漢文帝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上曰社稷臣也盎曰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與在

亡與亡方呂后時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

漢陳蕃上疏薦徐稚袁閔辜著三人帝問蕃曰三



人誰為先後蕃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至於稚者爰自  
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或曰謝安石  
為相可與何人為比虞南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  
人不知前代稱其質重莫以為偶夫以東晉衰微壇  
場曰駭况永固許堅字也六夷英主親率百萬苻融雋才  
名相執銳先驅厲虎狼之爪牙騁長蛇之鋒鏑先築  
賓館以待晉君強弱而論鴻毛太山不足為喻文靜  
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謝玄之書則勝敗之數固已存  
於曾中矣夫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  
者歟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隋煬帝在東

卷二

二十四

宮嘗讀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

將其間優劣何如對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議曰膽

猛將也淵而有謀謀將也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議曰拳捷趨悍鬪將也史萬

歲是騎將非大將議曰領一偏師所向無敵騎將也包羅英雄使群才各當其用大將也太子曰善

故自六正至于問將皆人臣得失之効也古語曰禹以

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

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擒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

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

等者所任異也是以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

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也故

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



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國因斯而談夫有國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餘議而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術

德表第十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慾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

三十二

二十五

良者戒於無斷淇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人物志曰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

訐強毅之人很剛不和不戒其強之據突而以柔順安恕美在寬

容失在少決柔順之人緩心寡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已雄捍桀

健任在膽烈失在少忌雄捍之人氣奮英決不戒其勇之毀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

屈也強措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凌措

以勇為悍增其疑是故強措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凌措

可與保全難與立節也論辯理釋能在釋結失

在流宕博辯之人論理賡給不戒其辭之浮濫而以普博周洽崇

在覆裕失在溷濁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友之溷雜而以清

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砥訶清激不戒其道



故可與中節也。休動石砥礪業在禁乎。儕失在疏越。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

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為沉靜。瘖密精在立微。失在遲。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為

懦。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樸露徑盡。皆在

中誠。失在不微。材盡之人中款實確不戒其質之野直而以多智

韜情。權在謂略。失在依違。韜謂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難

善難與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文子曰：凡入之道，心

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

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

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為之轂也。智圓者

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

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

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待

躁也。夫天道極即反，盈則損，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

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守以狹

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傳曰：無

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

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玉鈐

經曰：夫以明示者，淺有過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

流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

而無威者，犯好眾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

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倭遠，忠者止信，讒弃賢者

惜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群下外恩者，淪凌



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為人擇官者失決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彫此自理之大體也

孫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實也口不能言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

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

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濟弥遠禹湯罪

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

戶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

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匹夫矣

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匹夫矣

理亂篇第十二

夫明察六主以觀君德審惟九風以定國常探其四

亂覈其四危則理亂可知矣何六主荀悅曰體政性

仁心明志同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

議曰王主者謂天安仁德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

議曰治主者謂抑情割欲謂存主

議曰存主者謂拘法守律悖義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

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踰限政教失

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追欲不顧禮

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

罰以踰法理遂非文過而不知改忠言擁塞直諫誅



戮是謂亡主

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能全有難則殆危主遭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主必亡而已矣

何謂九風

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

讓而不爭勤而不怨唯職是司此理國之風也

尹文子曰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不相勝犯故禁令禮俗不一職位不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者也

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

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

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

也君公法廢私行亂國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

禮謂之拘守法謂之固此某國之風也

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

國之風也叔向曰大且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上下相疏內外

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

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尹文子曰國貪輕臣勢重亡國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粟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文子曰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之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遷於末也有餘非多財節欲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人躁而費多也

何謂四亂管子曰內有疑妻之妾此家亂也庶有疑

嫡之子此宗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

此眾亂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

疑則動兩則爭難則相傷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

君猶在也恃君不亂失君必亂矣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

親猶存也恃親不亂失親必亂矣臣疑其何謂四危又曰卿相不

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

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此治亂之形也凡



爲人上者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  
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

曰理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若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理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亂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人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人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人則人君無以自守也是

故勢理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堯舜

拱己無爲而有餘勢理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

亂也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爲治之本也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爲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

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亂也亂也聖人爲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歸之也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人皆知

所以避禍就福而皆自治也日故曰善者求之於勢不責

於人是故明主審法度而布教令則天下治矣左傳曰

必多制杜預論曰夫能匡世輔政之臣必先知盛衰之

道通於成敗之數審於治亂之勢達於用捨之宜然

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爲王者之佐未有不

斯者矣

長短經卷第二









